

短剧《ENEMY·梨园双生》观后感



方寸戏台见风骨

◎ 朱晓静

当短剧《梨园双生》落下帷幕,那一声凄美而决绝的“今我夫妻二人”仍在耳畔回响。短短十余分钟的身影,却如一把利刃,刺破了时空的阻隔,将一段梨园旧事与家国大义深深地刻进了观众的心底。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巨大的情感共鸣,不仅在于其精致的中式美学表达,更在于它深刻地挖掘了戏假情真的深层内涵,完成了一次从扮演英雄到成为英雄的精神升华。

在传统的世俗眼光中,戏曲艺人往往被贴上轻贱的标签,戏台也被视为风月温柔乡。然而在《梨园双生》的叙事里,一方戏台,装得下山河浮沉,寥寥篇幅,载得住民族风骨。剧中贯穿始终的镇班戏《双烈传》,不仅是主角陈桥头与陈巷口安身立命的技艺,更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底色。师父曾教导他们:“扮英雄,心里要敬英雄。”这句看似平常的戏班教诲,在山河破碎的至暗时刻,化作了两人心中最坚定的信仰。日军以城中百姓性命为筹码,逼迫二人篡改戏文、粉饰太平,这

不仅是对精神的凌辱,更是对民族尊严与文化根脉的践踏。面对威逼利诱,这两位梨园伶人没有选择苟且偷生,而是将戏台化作了没有硝烟的战场。

剧中最为震撼人心的一幕,莫过于殉国前那句临场改词。男主原本唱出的是“今我二人”,女主含泪打断,毅然改为“今我夫妻二人”。这一点睛的改动,是全剧的神来之笔,也是戏假情真最极致的注脚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们挣脱了世俗身份的束缚,以夫妻之名共赴国难,将儿女情长完美融入了家国担当。水袖一挥,是柔情也是诀别;唱腔一亮,是艺术也是抗争。他们假意顺从,暗中布下毒酒与烈火的死局,最终与日寇同归于尽。这一刻,他们不再是粉墨登场的演员,而是真正践行了戏文中“忠烈之血,可镇一方邪祟”的民族英雄。

这种台上唱忠良,台下做英雄的身份与气节的反差,彻底打破了刻板印象。正如剧中所展现的,他们以平凡之躯,在乱世中挺起了民族的脊梁。这种源自

历史的精神共鸣,恰是作品震撼人心的根源。虽然剧中的陈桥头与陈巷口是虚构的人物,但其背后却有着真实的历史原型。1938年,年仅15岁的评剧名伶筱筱庭,为反抗日军凌辱,毒杀敌寇后饮下毒酒殉国。梅兰芳蓄须明志,程砚秋隐居务农,历史上的戏曲界名伶们,用各自的方式展现了中国艺人戏骨亦是风骨的民族气节。《梨园双生》正是以这些真实人物为精神坐标,将南京大屠杀、文化抗战等宏大历史事件,熔铸成了极具感染力的集体记忆符号。

演尽忠良几十春,一夜真作戏中人。《梨园双生》用一场悲壮的戏中戏演绎了宏大而沉重的历史。它让我们看到,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,正是这些看似柔弱的普通人,用血肉之躯筑起了精神的长城。当剧中烈火吞噬了戏台,那份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中华魂,却在光影交错中获得了永生。这份跨越时空的赤诚与风骨,不仅是对死难英灵的深切悼念,更是对当下和平年代最深刻的警醒与鞭策。

(作者单位 山东菏泽发电公司)

做历史的讲述者

◎ 曾陈胤

在流量至上、内容趋同的当下,短剧《梨园双生》民国篇以一场悲壮的梨园绝唱,打破了人们对短剧“浅薄化”“娱乐化”的固有认知。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场面,没有耀眼的明星阵容,却以两个普通梨园艺人的命运沉浮,串联起山河破碎的家国记忆,让每一位观者都在热泪中读懂小人物的家国大义,在震撼中重新审视“敌人”的真正含义,更在感动中明白:我们每一个人,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传承者。

乱世中,陈桥头与陈巷口,是青梅竹马的梨园伙伴,是名震一方的“梨园双星”。他们一同在戏台上扮尽悲欢离合,也在台下有过约定——等打完这场仗,就一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,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可在山河破碎的年代,当日寇的铁蹄踏破南京城,当三十名无辜百姓的性命被当作筹码,摆在面前时,他们毅然放下了逃生的机会,选择以己之力,护同胞周全。那句“今我夫妻二人”,不是仓促的告白,而是生命最后一刻的庄严承诺:生不能结为连理,便死以夫妻之名,共赴国难。这场未竟的深情,成为乱世中最动人的故事。

《梨园双生》的动人,不仅在于剧情的悲壮,更在于每一个细节里的匠心与敬畏。“陈桥头”之名,暗合“卢沟桥事变”的屈辱与觉醒,是民族苦难的起点;“陈巷口”之称,隐喻南京巷战的惨烈与不屈,是同胞抗争的见证;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三十名百姓,更是对南京大屠杀三十万遇难同胞最锥心刺骨的致敬与缅怀。他们只是两个身份普通的梨园艺人,在那个年代,连自己的命运都难以掌控,却在国家危亡、同胞受难的时刻,没有选择苟活与逃离。他们以戏台为战场,戏服为铠甲,毒酒为武器,用一场荡气回肠又悲怆惨烈的绝唱,向侵略者宣告:中国人的骨气,刻在骨子里,压不垮,打不倒。

作为承载历史厚重感、推动主题升华的关键篇章,本剧对“谁才是真正的敌人?”这一命题,蕴藏着最为深刻的思考。陈桥头与陈巷口用生命给出了答案:在民族大义面前,个人恩怨、

立场分歧,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;真正的敌人,从来不是与我们有矛盾、有分歧的人,而是那些践踏人性、破坏和平、妄图侵略我们国家、屠戮我们同胞的侵略者。剧末的反转更令人动容:人们眼中的“汉奸”翻译官,在日寇纷纷中毒倒地时,却笑着从容赴死。不难窥见,他便是配合男女主下药的人——或许他曾有过挣扎,有过妥协,却在关键时刻守住了内心的底线,选择与同胞并肩,共御外敌。这一细节更让我们明白,家国大义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标签,而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底线,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。

这部短剧的成功是偶然,它用真诚与敬畏,告诉我们:好的内容,从来不是靠金钱堆砌,而是靠对历史的尊重、对观众的真诚,靠藏在细节里的用心。它打破了短剧“无深度”的偏见,让我们看到,哪怕是篇幅短小的作品,也能承载厚重的历史记忆,传递深刻的精神力量。如今,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,不必再像陈桥头与陈巷口那样,以生命赴国难,但那段山河破碎的历史,那些为民族牺牲的英雄,绝不能被遗忘。他们不该只存在于课本里,不该只在纪念日被提及,他们的故事,需要被更多人知道,被更多人铭记。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,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讲述者——或许是写下一段感悟,或许是分享一个故事,或许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,做好力所能及的小事。就像陈桥头与陈巷口,只是两个普通人,却用生命影响了无数人,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成为光,能用自己的方式,传递温暖与力量,让英雄的精神代代相传,让家国的情怀融入血脉。

一曲梨园绝唱,唱尽乱世儿女的深情与决绝;一部短剧力作,承载了民族记忆的厚重。短剧《梨园双生》民国篇让我们看到,小人物亦有大担当,平凡人亦能成英雄。愿我们都能铭记历史,传承初心,以情为炬,以志为帆,不负先辈牺牲,不负盛世繁华,做历史的传承者,做时代的追光者。

(作者单位 江苏谏壁公司)

身后是万家灯火

◎ 徐建莉

刷到煎饼果子的《梨园双生》时,我并非全无心准备。毕竟一路从《逃出大英博物馆》追来,更是为剧中情节而心疼、气愤过,早已深知他们的作品从不轻飘。只是这次看完,竟是心神激荡,久久难平,心中千言万语,刹那间无语凝噎。

在情绪慢慢沉淀的时间里,伴随着不时涌出的泪水,我眼前反复浮现的是剧中的火与血,是两个伶人毫不犹豫的抉择,是他们望向彼此时眼底的深情,是那句“今我夫妻二人……”话未说完,情已满溢,那是对家国的爱,对敌人刻骨的恨。他们口中涌出的鲜血和对敌人的诅咒,一字一句皆是河山泣血,一唱一念,都是铁骨铮铮。那是伶人的风骨,是中国人的铁血与脊梁,是中华民族千古凛然不灭的英雄气。

剧中的陈巷口、陈桥头,是两个青梅竹马的普通伶人,如果没有外敌入侵,他们本该在戏台上演绎百态人生,戏唱好了,不愁吃喝,台下成家立业,安稳一生。可是国难当头,何来一人一家安稳?师傅给他们讲《双烈传》时,曾对他们说:“跑,往哪儿跑?身后是万家灯火,退一步灯就灭了。”又说:“扮英雄,心里得敬着英雄……那口气提不起来,唱出来的戏就是死的。”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。日寇的铁蹄踏碎山河,屠刀对着自己的同胞时,凭着两张戏票可以寻条生路的两个人,

正是记着身后的万家灯火,记得那口气——那口演英雄的英雄气,为了身后的一群人,选择了舍生取义,选择了精忠报国。他们从演英雄,变成了真英雄,成了可震一方邪祟的忠烈英雄。

天地英雄气,千秋尚凛然。10多分钟,一帧帧手搓出来的网络短剧,却让我真实地感受到那股天地间的浩然之气,感受到中华民族刻在基因里的对家国的忠义与热爱。那是虽知“一身报国有万死”仍然前赴后继甘于舍身,是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责任担当。

曾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让我深受触动的话:为什么要缅怀先烈,因为我们站在这里。为什么我们站在这里,因为他们躺在那里。为什么他们躺在那里,因为他们要让我们站在这里。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英雄。在民族危亡的血与火之中,千千万万的他们,为了身后的万家灯火,义无反顾地用身体挡住敌人的炮火,用血肉筑成了长城。

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”此刻,我的窗外是啾啾鸟鸣,大叶女贞的香气正随着清爽的风穿过窗纱,萦绕在身旁,目光所及是充满蓬勃生机的夏木葱茏。一霎时,我前所未有的地感受到这句话的沉重——那里面是生命,是热血,是对身后万家灯火的美好期望。今天我们安然享受的,是他们牺牲自己的美好换来的,未见其面,却受其恩,何以报?只有扛起自己的责任与担当!

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。”血与火的年代是先烈用生命换来和平,和平年代是各行各业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保证了当下的安宁与幸福。他们是钱学森、于敏;是袁隆平、黄旭华;是张桂梅、黄文秀;是早起马路上挥舞扫帚的身影;是交通指挥台上有力的手势;是深夜集控室里专注的目光;是烈日下检修设备的汗水;是早餐店里袅袅升起的烟火;是戴上安全帽坚守岗位的电工人,我们的身后亦是万家灯火。

(作者单位 山东聊城公司)

读完《暮色将近》的那个下午,我合上书,在窗前坐了很久。窗外有鸟叫,远处有车流,但我心里异常安静。忽然意识到:这是我今年完整读完的第一本书。在此之前,我的“阅读”不过是随手翻翻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之类,让我一度以为自己再也钻不进那些厚厚的书里了。

网上有句话戳中过很多人:“能坚持跑步和看书的人,运气不会差。”巧的是,我也喜欢跑步,并一直坚持。这项运动给我的回馈太实在了——体重秤上缓慢下降的数字,跑步App里一次次刷新的配速,连爬三楼不再喘粗气的那种轻松。跑步对新手足够慷慨:你付出,它回报,每一步都算数。哪怕你今天只比昨天多跑了五十米,App上那条小小的进度条也会诚实地往前挪一截。这种即时反馈像一颗糖,甜得让人上瘾。

但读书不一样。它慢热、吝啬,很少给你立竿见影的数字反馈。读十页书,不会涨多少知识;读完一本,生活也不会立刻变好。你甚至可能读到一半就忘了前面的人物关系,或者合上书发现什么也没记住。在这个连外卖迟到五分钟都要给差评的时代,读书这种“慢反馈”简直像个异类。

然而年少时读书,倒没有这么多计较。初高中大概是我离书最近的日子——那时没有短视频,没有刷不完的信息流,一本厚书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我记得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机筒照着读《平凡的世界》,周末蹲在厕所读《诛仙》,把吃饭的钱省下来租书读,很多书翻来覆去能读好几遍。说来也奇怪,从没下苦功学过语文,考试时阅读理解和作文却总能从容应对。现在回头想,那大概是长期阅读悄悄塞进我手里的底气,只是当时浑然不觉。

然而,上大学以后,直到工作,能安安静静读完一整本书的次数,就屈指可数了。时间被切割成碎片,注意力被无数App抢走,连读完一篇长文章都觉得吃力。我开始怀疑:是不是自己已经丧失了沉浸阅读的能力?

让我重新捧起书的原因有很多:对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向往,对“黄金屋,颜如玉”的渴望;还有那徜徉书海时内心难得的平静。而一个叫沈巍的“流浪大师”,也给了我更多触动。那段时间网上到处是他蹲在路边读书的视频——衣衫褴褛,头发蓬乱,却随口引用《左传》《尚书》,谈古论今,条理清晰,简直无所不知。人们惊讶于一个流浪者竟有如此学识,我知道是书实实在在地滋养了他,丰盈了他。物质生活跌到底,精神世界却如此遥不可及。这让我想起自己大一时曾有的一个念头,和三五个志同道合的朋友,一起办一本杂志。那时觉得,把热爱安放在文字里,是件很浪漫的事。后来这个念头被生活搁置了,但沈巍的出现,像一根针,把那个快要泄气的理想重新扎醒了。

说来也巧,毕业后兜兜转转,却始终没有离开文字工作,读书也从爱好变成了刚需。写稿子需要素材,想选题需要灵感,做策划需要底蕴。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:小时候种下的那颗种子,现在到了该浇水的时候,浇水的人是我自己,而水就是《暮色将近》这样的书。

《暮色将近》的作者戴安娜·阿西尔,活到了101岁。她做了大半辈子编辑,76岁退休,89岁才开始写这本老年随笔。经常听人们用难道台前真的没有她在乎的人了吗?形容舞台上丑化自己搞怪的人。我想对于一个个年近九旬的老人来说,她在乎的人,事真的不多了,才能用最冷静、最坦率的笔,写自己怎样一点点失去视力、听力和对身体的掌控力。写自己开车越来越危险,写自己摔了一跤后在地上躺了很久才爬起来,写自己不得不卖掉住了几十年的房子搬进老人公寓。她亲手戳破了“优雅地老去”那层浪漫滤镜,告诉大家老去就是不优雅的——你会漏尿,你会忘事,你会变成一个需要别人帮忙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的人,但你可以选择清醒地面对。她始终未婚未育,坦然回忆几段“毁三观”感情,甚至说出“我最适合做的还是第三者”这样让人失语的大实话。没有鸡汤,没有说教,只有沉淀了近一个世纪的体悟。读着读着,你会忘记她的年龄,忘记时间,忘记空间,只觉得在和一个个极其有趣、极其通透的老朋友聊天。

读到某一页时,阿西尔写道:“我在一生中,从未像现在这样舒服地,长久地享受过自己。”这句话让我停了好久。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,居然说从未像现在这样舒服。她不是嘴硬,也不是自我安慰,而是真的在衰老中找到了某种自由——不必再取悦谁,不必再证明什么,甚至可以坦然地承认“我不再美丽,也不再有力”,然后继续读自己喜欢的书,种自己喜欢的花。

现在很流行一句话:“人来到这个世界,是来体验的。”可人生短短几十年,能亲历的实在太少。而读书,就是用最低的成本、最快的速度,去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。合上《暮色将近》的那一刻,我仿佛跟着阿西尔提前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晚年岁月。奇怪的是,我并不觉得恐惧,反而多了几分底气。因为我知道了,老去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,而是一个缓慢的,可以与之共处的过程。你可以在失去一样东西的同时,得到另一样东西——比如诚实,比如自洽,比如不再在意别人眼光的自由。

跑步给了我即时反馈,而读书给了我延迟的满足。前者让我管理好身体,后者让我安顿好内心。我想,等我真正老去的那一天,这位101岁的老人,大概会时常浮现在脑海里。她会像老朋友一样提醒我:衰老可以是不体面的,但你依然可以活成清醒的自己。那个下午,天色渐渐暗下去,我没有开灯,一个人坐在暮色里,却觉得心里亮堂堂的。

(作者单位 龙源电力宁夏公司)

书房

文学·历史·社会·科普